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光宁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

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或作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

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以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今按依孟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

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言或作言此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以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

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也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

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 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廸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閤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或作進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

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抗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從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

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作其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

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齪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

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違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

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愛盡在右左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

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决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如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

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

或有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胔也胔音蔗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

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穎之上當亦終得之伊穎二水名穎之或作穎水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摇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　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髭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

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

庭無愈之跡矣尊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為對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厲或以文苑云屬者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

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輙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有文字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録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以閣抗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以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懍音凜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嚚音愕相訾百倍訾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

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　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

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顧足下不憚煩尚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

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脱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一下或無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

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豈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為幸或作為不幸非是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

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

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本蜀本如此而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

[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

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脱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是耿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

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

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

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

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

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

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

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

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

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

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上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

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

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矣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

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為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摭言云韋紓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

行今按賢即是有行方語為誓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争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弘者元和二年弘中進士第弘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相張後餘者元和三年後餘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

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八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

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如此字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茂茂無聞茂茂或作茂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七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

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逓也周禮太僕傳達於四方音轉或願操一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

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人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

有字 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天下之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甞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甞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邉常或作甞故六月于邁來覲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

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謂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具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　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

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石字見莊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

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干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為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　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

其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爲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其何如哉語意似惕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窮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

之闗隅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睗乎區空獱音賓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

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

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𤴓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寛夫端夫𤴓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刋作𤴓豈正夫即𤴓夫邪今且从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學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

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

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

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衛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

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開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紲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

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綣綣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

不腐其文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或知作智且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以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　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絃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以諸本容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

士於此世求禄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或無此字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荅之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凡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占州二字下云被吾凡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　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所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

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葢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

要自至難得卜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抗蜀本删胷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　今按此書猶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删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删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葢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

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複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故切）禮樂崩而異端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

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族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或無尚字故學士大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或作皆尚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　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揚墨得志於

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已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五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愛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

頔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作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

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以不擇哉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

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文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　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

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效俗或阿上仍有效字或作效阿俗方將坐

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廹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曲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卒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

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故下或無複出默字今按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巳（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

按捐罷字疑衍　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　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秖增愧耳良務寛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

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甄音真識安禄山必反即詐為喑棄去棄或作亡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禄山父子事又論逢知

讀書刻身立行勤巳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

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茍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共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八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

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交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

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慮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

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

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輙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輙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抗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擷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俱日令走馬來

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作六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蹋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玆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

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

之恵（先賢呉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貙獸名説文貙貗似貍者椿俱切）畏懦蹙蹜（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

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闗其口而奪之氣闗一作閉一悤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

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為何如儻可

上聞行之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胥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　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狀已下一肇早年章有曽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

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求揚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倍

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

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

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勑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勑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

泣許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憾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慷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武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

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以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　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　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序序一本自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

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偏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賡歌是也有隅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隅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猶頌

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以之本失之也今定以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橘頌為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欽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為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為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敚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

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眘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

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 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 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 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翺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

闒木以亂爲詞又从閎抗本删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爲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　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史君刺郢州序乃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安陸

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頔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于于公頔此序十九年

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問或作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

為巳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巳恒矜而誦之情巳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巳竭而斂不休人巳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怨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

或無下其字剌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歊氣上烝也方从閣苑作敵云敵橫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　今按敵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横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爲發動蓋不以杖末𨋯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横擿也海之爲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抑閣本蓋誤而方以爲曲説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一維作皆島作鳥居作虎氣閣蜀本作俗　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服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而

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閤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
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
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
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
無復出之字方从閣抗蜀死得之若或作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
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
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
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都留守判官合

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一尤

作光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一作

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以抗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或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而）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皞下第序皞或作暤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皞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

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畋映皞照煦無有暤者豈暤後改名皞或煦聊諸本或作齊皞或作齊晤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皞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晤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之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

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敢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有人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

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闕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

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死有鎮字閣本無　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死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　今從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

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

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

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谷在懐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

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閣蜀苑删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文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文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從石本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畯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

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

黜陟不聞大夫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上土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今从石閣如此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為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

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家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改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　今按方以古韻為据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為以湘字耳改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為正

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石本作央又云與木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叢後作畯時作昔皆石

本字也　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以古本而與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本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具謬可考而知也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置本置此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在貞

元十五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御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

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於一作為）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光宁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二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弱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感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郢復在唐皆隷山南東道而序皆言于公頔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必有所屬也頔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茍有不得其所或無茍有二字或無有字能自直

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

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

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以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陜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　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

厚其饋賂閩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韋吏以閤死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

請曰何以處我義 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儒名或作名儒非是 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 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 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 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謌或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太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

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兑）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

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

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兹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之智足以

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　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畢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勸或作勸心也下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 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 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 公時為四門博士 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 生博士或作生與博士 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 不上或有志字 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 貞元

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吏可信吏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

以百數（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為宗（衡下或有山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駃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有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與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蜿蟺蜿蜒也蟺蚯蚓也扶與相如子虛賦扶與猗靡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釬切又音善磅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

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中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

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爲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歴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　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琯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琯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　琯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修）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孟以奇之（吾孟或作余孟）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

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強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茍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從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茍行事得其宜出言適

其要雖不吾向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頴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頎音祈薫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嘗讀此序嘗恠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絶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

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人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下同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从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塤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而下或有其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以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卒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有莊字）荀卿之書（卿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

（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馯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

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埧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

珣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

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吏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在或作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

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逕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累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鞾或作靴方以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劒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鞾許戈切韔一作韣或作在閣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皆方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韔丑亮切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

道左方从閣格本道作宵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欲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杭苑粹無之　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以方本為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階下一本複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　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

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北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為人佐甚忠（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

之獻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